

小长篇



红月亮丛书

于老师的 恋爱时代

YULAOSHI DE LIANAI SHIDAI

范小青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于老师的 恋爱时代

YULAOSHI DE LIANAI SHIDAI

范小青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于老师的恋爱时代/范小青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1.9

(红月亮系列)

ISBN 7-5313-2364-8

I. 于… II. 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3441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113 千字 印张: 6 插页: 2
印数: 1—10 000 册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朱洪海

责任校对: 王恒霖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2364-8/I·2067 定价: 10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范小青，1955年生，苏州人，1982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（现为苏州大学）中文系，后留校任教，1985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江苏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1980年起发表作品，先后出版，发表《裤裆巷风流记》、《老岸》等长篇小说十部，并有文字被译成英、日文介绍到国外，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五部，范小青文集三部，散文随笔集六部，长篇报告文学一部，创作电视连续剧百余集，其中较有影响的有：《费家有女》、《百年沉浮》、《新江山美人》等，创作字数达一千万字。



红月亮丛书

选题策划：韩忠良

臧永清

责任编辑：朱洪海

封面设计：耿志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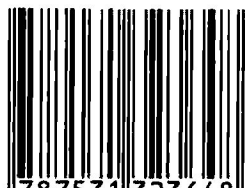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年纪很小的女生慢慢地走到于老师旁边，她蹲下去拉了拉于老师的衣襟，轻轻地说：于老师，将来我长大了嫁给你。我也嫁给你，另一个小女生也说。我也嫁给你。我也嫁给你。我也……

一个漂亮的皮肤很白的女人撑着漂亮的洋伞走来了，我们大家都看着她，于老师也看着，于老师看着看着，看得有点呆了，因为这个女人已经走到他的眼前了……

月儿冲进于老师的屋子，把箱子底下的照片全翻出来，撒了一地，月儿指着其中于老师与王芳的合影：照片都被你的手磨破了，你还说你不要女人，你还说你……月儿痛哭起来。

ISBN 7-5313-2364-8



9 787531 323648 >

ISBN 7-5313-2364-8/1·2067

定价：10.00元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部



那一年我七岁。听到妈妈和爸爸在说话，妈妈说，于老师来过了，于老师叫连生去上学。于是爸爸就带我去上学了，爸爸牵着我的手，把我交到于老师手里，爸爸说，老师，连生就交给你了。

笑眯眯的就是于老师了。他那时候有二十多岁，穿着一件旧土布褂子，头发剃得短短的。于老师伸出手来拉住了我，爸爸说，你叫于老师呢。我就叫了一声于老师。其实我以前也叫过于老师的，我们村里的小孩，在没有上学之前，都到学校来过，我们在教室外面看于老师上课，于老师上课的时候常常有一缕太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于老师的眼睛有时候是眯着的，我们在外面叽叽喳喳吵闹的时候，于老师会对我们摆摆手，我们就不吵闹了，我们坐在教室外面的地上，看着麻雀在学校前的空地上飞来飞去，飞上飞下，其实它们找错了地方，这里又不是打谷场，没有东西可以让它们吃的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听见于老师打算

盘，啪啦啪啦的声音，于老师一边打算盘一边说，一上一，二上二，三上三，四上四，我们就低低地笑起来了。现在我就要坐到教室里去了，我往教室里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看爸爸，爸爸向我挥了挥手，去吧去吧，他说。

其实我还知道于老师的其他一些事情，比如于老师的名字叫老七。听爸爸说，从前于老师没有做老师的时候，村里人都叫他老七，后来于老师做老师了，大家就叫他于老师，再也没有人叫他老七了。

还有就是于老师是没有老婆的。这件事情我经常听到奶奶和妈妈在谈论，奶奶说，于老师也该找老婆了，妈妈说，是的呀，妈妈说，于老师再不找老婆，就要高不成低不就了，奶奶说，怎么不是呢。奇怪的是平时奶奶和妈妈在许多事情上意见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在于老师找老婆的问题上，她们的想法就变得完全一致了。但是爸爸和她们却不一致的，爸爸说奶奶和妈妈是头发长见识短，爸爸说，像于老师这样的人，哪里能够马马虎虎就结了婚呢，你以为他是平平常常的人吗，爸爸说。我可以看出来，爸爸是向往于老师的，爸爸曾经跟我说过，他小时候也是想念书的，可能也想像于老师一样做老师的呢，可是家里没有让他念书，他就做不成老师了。村里有许多像爸爸这样的人，他们都很看重于老师，有时候女人要给于老师介绍对象，他们就会说她们头发长见识短，说她们鼠目寸光等等，因此给于老师介绍对象的事情，总是由村长出面的。

因此我那时候总是想于老师是不是已经很老了，其实

于老师也才二十几岁，只不过村里的男人到了二十岁都要结婚了，结婚一年以后，他们都做爸爸了，所以就觉得于老师结婚很晚了。

我们的学校建在运河边上的田野里，四周没有房屋，显得孤零零的，只有一间教室，是草屋子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同学都坐在这里，老师也只有一个，他当然就是于老师了。

于老师究竟有多高的文化，他是在哪里念书的，念到什么毕业，那时候我们都不大知道的。我们有的同学说，于老师高中毕业，有的同学说于老师初中毕业，有时候我就反对他们，我说，于老师是大学生，我怎么知道的呢，其实我一点也不知道，但我就是那样说的，于老师知道很多很多事情，他像一本大辞典，我们可以从于老师那里翻到许多学问。

那时候教室里乱七八糟地坐着像我这样的孩子，他们有的比我大一点，有的比我小一点，我们都在吵吵闹闹，拿书扔来扔去的时候，于老师走进来了，他看了看教室后面那口土灶，问道，今天谁值日？

同学们说，赵连生。

赵连生就是我，我提着水桶，穿过桑地，如果是在春天，我们会去采桑枣的，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发生在春天，可能那时没有桑枣，所以我没有停留，穿过桑地，就走到了河边。这就是我们的大运河，有船从河上经过的时候，浪就大起来，泼到岸上，我会往后面一退，水不会打

湿我的鞋，如果我顾着看船上的什么东西，水就会泼到我的鞋上，鞋就湿了，于老师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船上有什么东西呢，有时候会有一只小狗，它对着岸上的我大声地叫一叫，我也对着它叫几声的，使它不知道我是谁，它会停止叫喊，歪着脑袋远远地看我，我高兴的时候就扔一块泥巴过去，但是泥巴总是落在水里，扔不到船上的，船就过去了。有时候是一个船队，一只船连着一只船，有十几只船连在一起，从前我一直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连在一起走，每只船的样子都是一样的，船上的人也长得差不多，也有小孩的，他们看起来总是显得特别小，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距离，就像后来我有机会站到山顶上看山脚下的人，他们像蚂蚁一样在行走。于老师说运河一直可以流淌到杭州，杭州是个什么地方呢，我不知道的，我也没有朝杭州的方向看一看，我只是在河边舀了满满的一桶水，虽然我年龄不大，但是我有力气的。

我拎水的时候，桑地里的妇女会和我说话，有时候我妈妈也会在，有时候她不在，其他的妇女也会和我说话的，哎呀呀，她说，连生你力气大得来。

连生啊，她说，你们于老师在不在？

在的。

你们于老师会说普通话的，她说，是不是。

当然是的。

像广播里的一样，她说。

当然是的。

漆（吃）饭说成痴（吃）饭的。

假如她们是有几人在的，她们就会一起笑起来。

嘻嘻嘻。

嘿嘿嘿。

痴饭。

痴饭。

嘻嘻嘻。

其实你们才好笑呢，那时候我心里想，你们是三天里不上工的那种。

所谓的三天里不上工，是那时候嘲笑听不懂普通话的农民，报天气预报的播音员说三千米上空，他就说是三天里不上工，后面还有很长的故事呢。

然后她们就不再问我什么话了，她们就自己谈于老师了，好像她们多么了解于老师似的。

属牛的。

不对吧，属牛二十八了，他看起来有那么老吗？

嘻嘻。

要不你自己去问问他。

你去问。

有一个妇女就唱山歌了：

八字写来像眉毛，
杨五郎出家做和尚，
五台山上会师傅，
弟兄相会杨六郎。



我把水桶拎到教室里，举起来，水桶里的水就哗哗地倒进大铁锅里了，同学们七手八脚地把自己带的饭放到大锅里去蒸，我蹲在土灶前点火，我不大会用火柴，点了几次才点着了，因为做柴火的桑枝是潮的，烟就从灶肚子里跑出来了，弥漫在教室里，于老师咳嗽起来。

于老师一边咳嗽一边敲了敲桌子，同学们，于老师说，同学们，上课了。

这就是我们的小学。

二

拖拉机的声音由远而近，突突突，突突突，同学们就分心了，他们伸头探脑地想看看外面有什么事情。学校离村子有一段路，所以学校附近一般是没有拖拉机来的，除非有什么人来了，或者有人来找什么人，同学们希望在沉闷的学习期间，发生一点什么事情。

于老师在黑板上写字，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，看到同学们朝外看着呢，有的甚至还站起来了，站起来的那个同学就是我，我站起来就看到村长从拖拉机上跳下来，他跳下来的时候朝开拖拉机的坤生做了个手势，这时候我听见于老师说，同学们，安心上课。

于老师的话音刚落，村长就跑了进来，他有点急吼吼的样子，脸也有点红，他一边走进我们的教室嘴里一边说着，下课了，下课了。

外面的拖拉机没有熄火，它的发动机还响着，突突突，突突突的声音仍然在传进来，村长说了几遍下课了，他的眼睛就看定了于老师，好像在等于老师说话。

我们也都看着于老师，但是于老师好像有些不知所措，他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咦，村长说，咦咦。

噢噢，于老师后来才想了起来，他拍了拍自己的脑门，噢噢，哎呀呀，他说，我忘记了。

怎么可以忘记呢，村长有些严肃地说，这怎么能忘记呢？

于老师现在回过神来了，他拿起书来，对我们说，今天老师有点事情，要先走，你们呢，现在老师布置作业，一二年级，抄三遍课文，三四年级，做算术练习题，从第几页到第几页……

哎呀呀，村长去拿走了于老师的书，村长说，老师，你去换一件衣服。

于老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还要换衣服吗？他说。

当然要的，村长说。

于老师到自己宿舍去的时候，村长朝我们挥着手，回去吧回去吧，今天放学了，村长说，于老师要讨老婆了。

哦呵呵，哦呵呵，我们叫唤起来，有一个同学已经编了顺口溜了，他唱道：于老师，讨娘子，造房子，养儿子……

这个编顺口溜的同学也是我，我叫赵连生。

我唱的顺口溜，在最短的时间里便被同学们学去了，于是我们就一起唱了：于老师，讨娘子，造房子，养儿子……

于老师换了衣服走来出来的时候，听到了我们的歌，于老师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他说，你们不要乱说，还没有最后定呢。

村长不同意于老师的说法，他说，看一看，满意的，就是定了，至于造房子，养儿子，都是铁定的事情，怎么说没有定呢，咦咦？村长说了几句话后，才注意到于老师刚换上去的衣服，咦咦，你怎么穿这个衣服，村长说，还不如刚才的呢。

于老师往自己身上看看，不如刚才的？他有些疑惑，我还以为这件好呢，要是你觉得这件不好，我就去换回来。

算了算了，村长拦住于老师，你再磨来磨去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村长脱下自己的中山装让于老师穿上，因为村长比较胖，于老师穿了村长的衣服，空落落的，撑不起来，有点滑稽。我们看着，都嘲笑起来，村长却很满意，他退出一大步又看了看于老师的模样，村长说，好，这件好，于老师就跟着村长走了，我们跟在后面，仍然唱着编的顺口溜，我还在继续往下编着：养儿子，抱孙子，抱着孙子啃阿爹……

其实我也不懂的，是平时听大人说的，一即兴的时候就想起来了，并且搬到于老师身上。

拖拉机上还有几个人坐着的，他们看到于老师过来，都叫应于老师的。

于老师到镇上去啊。

于老师下课了啊。

于老师今天精神足得来。

于老师说，你们也到镇上去啊。

到镇上去。

要增加两张蚕种。

噢噢。

我要扯一块料作。

噢噢。

扯一块料作做条裤子，下个月要出客了。

噢噢。

你出什么客呢，村长说，这又不是新年头里，出什么客呢。

我要到南浔去，南浔我婶娘家的儿子讨新媳妇。

咦咦，村长说，又不是新年头里，怎么这个辰光讨新媳妇呢。

我不晓得，她说，我婶娘叫我去我就去了。

南浔是好地方，于老师说。

南浔有什么呢？一个人问。

有一个嘉业堂藏书楼，于老师说。

嘉什么堂什么楼是什么呢？有一个人问道。

你不懂的，村长说，南浔还有小莲庄呢。

小莲庄是什么呢？

问于老师好了，村长说。

小莲庄是刘墉住过的地方，于老师说。

刘墉吗？刘墉是谁呢？

坤生一直在弄拖拉机，走呀，走呀，他对拖拉机说，走呀，但是拖拉机只是突突突地响，却不肯动，坤生有点生气了，他踢了它两脚，它还是不动。

出问题了，坤生说，我检查检查。

你哪天不出问题的，村长说，叫你修修好，你不修修好，到要用的时候，就喇叭腔了。

我修好的，坤生说，我明明是修好的。

坤生跳下去，他蹲在拖拉机的旁边，是想去检查的，可是拖拉机突然蹦了一下，跳起来自己就开动了往前跑了，坤生吓了一跳，咦咦，神经病，他赶紧追了两步跳上去，拖拉机就上路了。

我们跟着拖拉机跑，大声地唱着，唱了几句，我觉得我编的顺口溜并不好听，便改了口唱道：

唧呀唧呀踏水车，
水车沟里有条蛇，
游来游去捉蛤蟆，
蛤蟆绊了青草里，
青草开花结牡丹，
牡丹娘子要嫁人，
石榴姐姐做媒人。

这不是我编出来的，是现成的山歌。

同学们很快地跟上我的思路，我们大家齐声唱道：

牡丹娘子要嫁人，

石榴姐姐做媒人。

于老师从拖拉机上站起来，向我们摆手：不要唱了，回去吧，于老师说，回去做作业。

拖拉机开得很慢，所以它并没有扔下我们，我们可以一直跟着它走，村长有些着急了，这么开法，村长说，开到什么时候才能到镇上？

拖拉机在村口要转弯了，我们跑得也有点累了，终于立停下来，但是大家还在七嘴八舌。

讨个漂亮的。

讨个胖的。

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说，讨周玉兰。

周玉兰是谁？

周玉兰你都不知道呀？

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周玉兰是谁，后来我知道了，她是文艺宣传队里最漂亮的女演员。

拖拉机拐了个弯，却又出奇地快起来，我们看见它一下窜出去老远了，并且越开越快，村长一急之后站了起来大声说，还是稳一点，坤生，开慢一些，可是这个拖拉机快上去又慢不下来了。

我们看见村长被拖拉机颠得跌来倒去的，他跌到一个人身上，站起来，又跌到另一个人身上，我们嘻嘻地笑

了，又唱起来：

一记耳光，
拍到里床，
里床有只缸，
缸里有个蛋，
蛋里有个黄，
黄里有个小和尚。

村长说，等于老师成亲时我要到隔壁村子去借新的拖拉机。

这时候拖拉机已经离我们很远了，它还有突突突的很响的声音，其实我们是不可能听到村长说这句话的。

三

月儿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故事的。

月儿能够再次走进故事里，完全是因为老庞。老庞是电影编剧。

我刚见到老庞时，他一边伸出手来一边说，我姓庞，你就叫我老庞好了。

老庞是后来注意到我桌子上的那张照片的，是我和于老师、月儿三个人的合影，那是我们小学毕业那一年拍的，月儿扎着两条羊角辫。

这是你爸爸吗，老庞指着于老师问我。

不是的，是我的老师，我说，于老师。